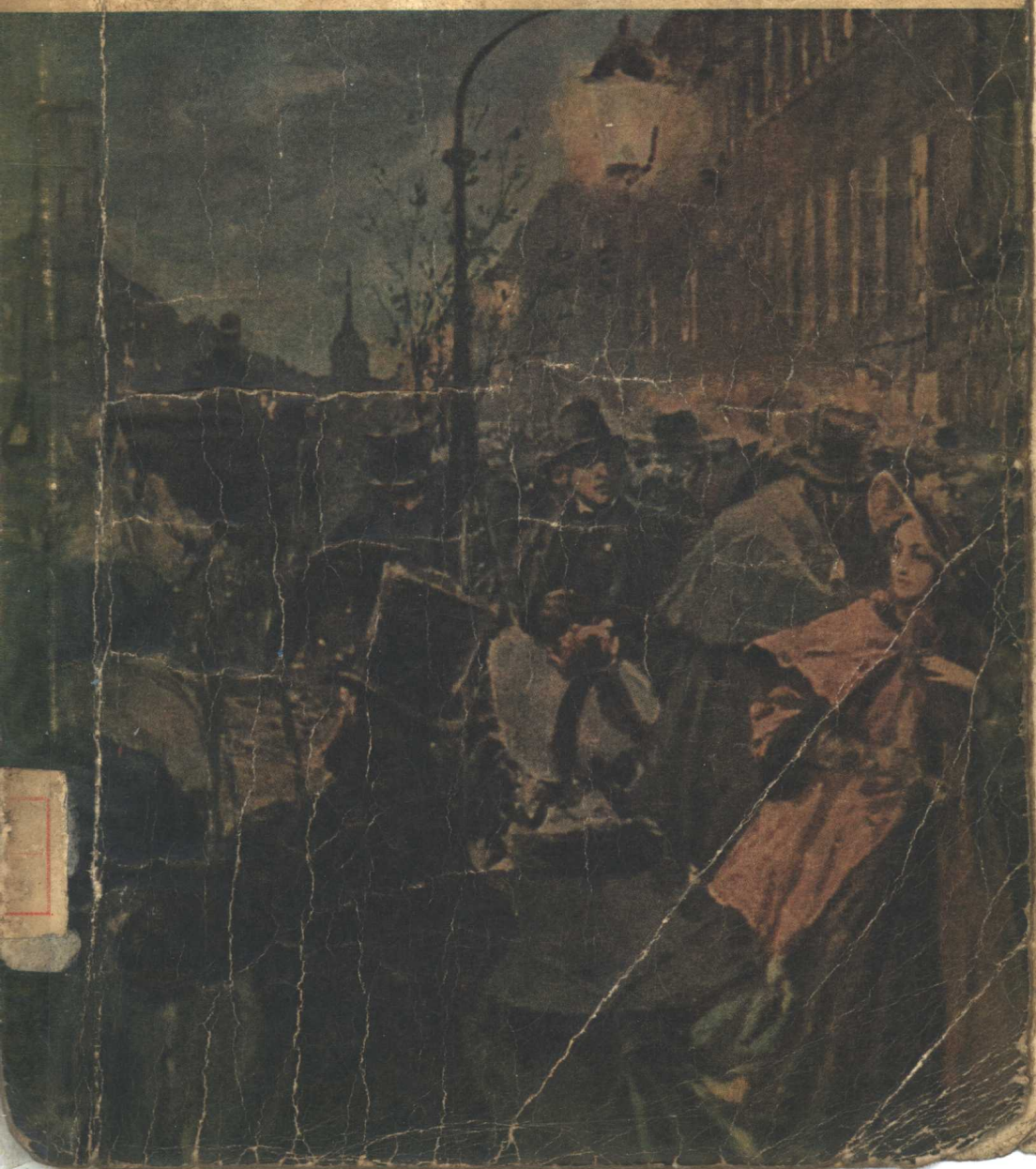


彼得堡故事

果戈理著



彼得堡故事



彼得堡故事

果戈理著

滿濟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Н. В. ГОГОЛЬ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

据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3,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译出。插图据原书及
Н. В. ГОГОЛЬ В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И ТЕАТРЕ (ИЗО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复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70 字数166,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⁷/₁₆ 插页12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 (6)0.90元

目 次

涅瓦大街·····	1
鼻子·····	37
肖像·····	64
外套·····	120
馬車·····	151
狂人日記·····	164
羅馬·····	188
譯后記·····	233

涅瓦大街

至少在彼得堡，没有东西比涅瓦大街更好的了；对于它说来，涅瓦大街包括尽了一切。这条街上还有什么东西不起眼的呢——可以称得是首都之花！我知道，它那些穷苦的和做官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肯拿涅瓦大街去调换世上的任何财宝。不但拥有二十五岁青春、美髯和缝得极漂亮的大礼服的人，甚至就是下巴颊长出白毛，脑袋光滑得像银盆一样的人，都对涅瓦大街神魂颠倒。至于淑女们：——啊，淑女们就更是喜爱涅瓦大街了。哪一个人会不喜爱它呢？只要一走进涅瓦大街，你就感觉到完全被一种游荡的气氛包围住。任凭你再有多么重要的急事，可是一踏上这条街，你就准会把一切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去。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人们不是因为必要才上这儿来，不是实利和吞没整个彼得堡的商业利欲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人，仿佛站在海濱街、豌豆街、打铁街、小市民街和其他的街上遇到的人更不自私些，在那些地方，吝啬、贪欲和实利刻画在那些人的脸上。涅瓦大街是一个交通枢纽。彼得堡或维堡区的居民，凡是好客的人，或是少数的莫斯科或莫斯科斯卡雅关卡的朋友的，尽管可以放心，一定会在这儿碰见他们。随便什么人名通讯录和

問訊處都不能像涅瓦大街傳遞這樣正確的消息。萬能的涅瓦大街：這是絕少散步之处的彼得堡的唯一解悶的地方！人行道打掃得多么干淨，天啊，有多少雙腳在上面留下了迹印！退伍兵的好像要把花岡石踩爛似的笨重而骯髒的長統靴，腦袋轉向商店輝煌的櫥窗像向日葵轉向太陽似的年輕太太的精致的、輕得像烟一般的鞋子，前途充滿希望的准尉的在地上划出鮮明痕迹的鏗鏘作响的佩刀，——這一切，都在它上面宣洩了強大的力或柔弱的力。僅僅在一天中間，海市蜃樓在這兒變幻得多么迅速！僅僅在一晝夜之間，它經歷了多么大的變化！我們先從清晨說起吧，那時整個彼得堡飄蕩着熱烘烘的剛烤好的面包的香味，穿着破爛衣衫和舊斗篷的老婆婆們奔向教堂，奔向同情的過路人去乞討施舍。那時的涅瓦大街是空洞洞的：身體結實的掌櫃和他們的大伙計都還穿着荷蘭襯衫睡覺，或者用肥皂塗抹他們高貴的臉頰，喝着咖啡；乞丐們聚集在點心鋪門口，睡眼惺忪的學徒昨天托着可可茶像蒼蠅似的滿屋子亂飛，現在不打領結，手里拿着掃帚，蹣跚出來施給他們發硬的糕餅和臘肴殘飯。有事的人在街上走着：有時走過一些干活兒去的俄國莊稼漢，穿着沾滿石灰的長統靴，即使以清潔馳名的葉卡吉林娜運河也沒法把它們洗干淨。照例淑女們是不好意思在這時候出門的，因為俄國人喜歡說些粗野刺耳的話，她們就是在戲園子里也不會聽到。有時一個睡眼惺忪的官吏腋下夾着皮包走過，如果他需要經過涅瓦大街上衙門去的話。可以確定地說，在這時候，就急說：十二點鐘以前，涅瓦大街對於任何人都不是樣的，却漸漸地擠滿了一些人，他們各有自己的職務，自己的煩悶，但他們压根兒沒有想到這條街。俄國莊稼漢拿着十戈比銀幣或者七枚半戈比銅幣，老大爺和老大娘們揮着

手，或者自言自語着，有时做出惊人的手势，可是沒有一个 人去听他們，笑他們，除非只有穿着条紋麻布長袍，手持空酒瓶 或者縫好的靴子，像一陣閃电似的奔过涅瓦大街的孩子們。在这时候，不管你再穿得随便些，甚至不戴礼帽而在腦瓜上扣一頂沒有边的便帽，硬領高高地聳出在你的蝴蝶領結上面，——誰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的。

到了十二点鐘，各种国籍的家庭教师帶領他們扎着細麻布硬領的学生涌进了涅瓦大街。英国的瓊士們和法国的柯克們^①跟托付在他們亲如父母一样的照顧下的学生挽着手同行，諄諄地教导他們，商店挂着招牌是为了讓人知道店里有些什麼貨色。女教师們，蒼白的密斯^②和玫瑰色的斯拉夫女郎，威严地走在輕快的、活潑的女孩子們后面，叫她們把肩膀抬高一些，挺起胸来；总之，这时候的涅瓦大街是一条教育味道的涅瓦大街。可是在靠近兩点鐘的时候，家庭教师、老师和孩子們就越来越少了：他們終於被温文优雅的父亲們排挤了出去，这些人跟他們珠光宝气的、花花綠綠的、神經衰弱的女伴們挽着手在这一帶 徜徉 漫步。慢慢地，許多剛做完十分重要的家务的人参加到这一群里来了，有的剛同自己的医生談过天气和鼻子上長出来的一粒小疙瘩，有的关心着馬和自己很有天分的孩子的健康，有的讀了广告和报上关于来往人物的重要报导，有的剛喝过了咖啡和茶；此外，还有一些憑着令人欽羨的命运贏得办理特別事务的重要职位的人。混到这一群里来的，还有一些在外交部做官，职务和習慣都显得超群出众的人。老天爷，多么令人惊嘆的官职和职位啊！它們怎样地提高并慰娛人的心灵啊！可惜我不做官，沒有

① 瓊士和柯克是英法人的普通姓氏。此处即指英国籍和法国籍的家庭教师。

② 即指西洋女子。

福气領教上司老爷待人接物的这一份体己勁兒。凡是在涅瓦大街遇見的一切，都是彬彬有禮的：紳士們穿着長長的大禮服，雙手插在口袋里，淑女們穿着粉紅色的、白色的和淺藍色的長裾緞外衣，戴着小巧玲瓏的帽子。你在这兒可以遇見以卓然不凡的令人驚奇的技巧从領結下面挤出来的獨一無二的絡腮鬍子，天鵝絨般的、緞子般的、黑得像貂和炭似的，但是可惜，只有外交部的官員才有的絡腮鬍子。在別的衙門里辦事的人，老天爺不肯賞賜他們黑色絡腮鬍子，最使他們不樂意的是他們必須長着棕黃色的。你在这兒可以遇見筆墨不能形容畫筆不能描摹的美丽的短髭；半世精力花費在上面的短髭，——日日夜夜長時期擔憂照顧的對象；這是洒滿銷魂蕩魄的香水和香料，塗抹各式各樣最名貴最稀有的香油的短髭，夜晚用薄犢皮紙卷起來的短髭，主人無比喜愛，過路人眼紅羨慕的短髭。女人們會在兩天內愛不忍釋的千百種絢爛輕飄的帽子、衣裳、頭巾，使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眼睛發花。好像是一片蝴蝶的海驀地从花叢中飛起來，在雄性的黑甲虫上面像燦爛的雲彩似的騷動着。你在这兒可以遇見從來不曾夢見過的腰身：不比瓶頸粗一些的纖巧而窄細的腰身，你看見了准會遠遠地躲到一邊去，恐怕一不小心，粗魯的胳膊肘把它碰了；你的心充滿着懦怯和恐懼，害怕一口氣會吹斷了大自然和藝術的美妙的作品。並且，你在涅瓦大街可以遇見什么样的女衣袖子啊！哎呀，別提多么美啦！它們有點兒像兩只輕氣球，淑女們要是沒有紳士們攙扶着的話，就會飛到半空中去；因為把淑女舉到半空中，正像把盛滿香檳酒的酒杯舉到口邊是同樣容易而愉快的。無論在別的什么地方，兩個人相遇時決不會像在涅瓦大街這樣大方而從容地寒暄行禮。你在这兒可以遇見舉世無雙的微笑，精巧絕倫的微笑，一種笑使你迷醉得骨酥肉麻，另一種笑叫你自

慚行穢，低下頭去，又有一種笑叫你覺得比海軍部大廈的尖塔還高，躊躇滿志起來。你在這兒可以遇見人們氣概軒昂派頭十足地傾談音樂會或者天氣。你在這兒可以遇見千奇百怪不可思議的人和事。老天爺！在涅瓦大街上可以遇見多少古怪的人物啊！有許多人，見到了你，准要注視你的靴子，當你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就回過頭來，注視你的後襟。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起初以為他們是鞋匠，然而事實不然：他們大部分都是在衙門里辦事的，許多人擅長擬辦從一個衙門送到另外一個衙門去的來往公文；還有一些人愛好散步，坐在點心鋪里讀報紙，總之，他們大部分都是衣冠楚楚的上流士紳。在正午兩點到三點之間可以稱為涅瓦大街活動焦點的這一段幸福的時間中，人間一切優美的作品在這兒舉行着盛大的展覽會。一個人夸耀有上等海獺皮領子的風度翩翩的大禮服，第二個人夸耀美麗的希臘式的鼻子，第三個人夸耀卓越無比的絡腮鬍子，第四個人夸耀一雙勾魂的眼睛和美麗的女帽，第五個人在優美的小指頭上戴着嵌有壓邪符咒的寶石戒指，第六個人夸耀穿着迷人的鞋子的纖足，第七個人夸耀嘆為觀止的領結，第八個人夸耀令人迷醉的短髭。可是一過三點鐘，展覽會就結束了，人迹稀少了起來……在三點鐘的時候，發生了新的變化。春天驀地降臨了涅瓦大街：整條街上擠滿了穿綠制服的官們。飢餓的九等文官、七等文官和其他的文官們盡量地加快腳步往前趕路。年輕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還想抓緊時間多在涅瓦大街上踟躕一下，裝出一副神氣，好像他們壓根兒沒有在衙門里坐過六個鐘頭似的。可是，上了歲數的十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們急急忙忙地走過去，低着頭；他們沒有閑心思細看過路人；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掉自己的挂慮；他們腦袋里亂糟糟的，塞滿

一大堆开了头而尚未办理完畢的案卷；他們有很久的時間看不見招牌，却只看到公文箱或者處長的團團的面孔。

過了四點鐘，涅瓦大街又變得空洞洞的了，街上幾乎很難碰到一個官。一個女裁縫走出店門，捧着一只匣子穿過涅瓦大街；多情的股長的一個下堂妾，穿着粗毛布外套，淪落在街頭；一個不憐惜時光的外鄉來的怪人；一個拿着手提包和書本的瘦長的英國女人；一個俄國工人，穿着短得蓋不住腰眼的老棉襖，有一縷疏朗的鬍子，一生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當他悄悄地在人行道上走過的時候，背脊呀，手呀，腳呀，頭呀，各部分都會哆嗦起來；有時候，是一個矮小的手工匠；此外，你在涅瓦大街再不會碰見別的人了。

可是，只要等到蒼茫的暮色籠罩着房屋和街道，守夜人披着遮風的蓆子爬到梯子上去點亮街燈，商店的矮窗子里露出白天不敢露面的銅版畫的時候，涅瓦大街就又活躍起來，開始顫動了。燈火給一切東西籠罩上美妙誘人的光彩的那種神秘的時刻就來臨了。你會遇見許多穿着暖和的大禮服和外套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單身漢。你在这時候會感覺到一種目的，或者寧可說是類似目的的東西，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大家的腳步加快了，變得零亂起來。頎長的影子在牆頭和街心閃動，幾乎要投射到警察橋的橋頭。年輕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們踟躕了很久；但年老的十四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們大都待在家里，因為他們都已娶了老婆，或者因為家里的德國女廚子給他們燒了可口的菜肴。你在这兒可以遇見兩點鐘的時候道貌岸然地在涅瓦大街上散步的那些可敬的老頭兒們。你看見他們現在也像年輕的十四等文官一樣地奔跑着，打算往帽檐底下偷窺前面走着的一位淑女，她的塗脂抹粉的厚嘴唇和臉蛋兒早就

把散步的人招惹得一个个直眉瞪眼的，特别是那些掌櫃的、工人、穿着德国制的大礼服成群結队挎着胳膊散步的商人們。

“喂！”庇罗果夫中尉这时候拉住一个跟他一塊走的、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輕人，喊道。“瞧見了沒有？”

“瞧見了，真美，活像是佩罗琪諾^①画的畢安卡。”

“你說的是哪一個？”

“她呀，就是那一个黑頭髮的。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老天爷，多么美丽的眼睛！身段、綫条、臉的輪廓——都美極了！”

“我跟你講的是那个淺黃頭髮的女人，就是跟在她后面走到那一边去的那一个。你要是看中了那个黑頭髮的，为什么不釘上去呢？”

“这怎么行！”穿燕尾服的年輕人漲紅了臉喊。“你把她錯当成傍晚在涅瓦大街卖單的女人了；看样子她准是一位名門閨秀哪！”他嘆了口气繼續說：“她穿的那件斗篷少說也得值八十盧布！”

“傻瓜！”庇罗果夫喊着，把他使勁往飄揚着鮮艳的斗篷的那一边推过去：“去呀，笨蛋，再不去就要错过了！我去釘那个淺黃頭髮的。”

兩個朋友分了手。

“你們的底細我全都清楚，”庇罗果夫心里想，浮起自滿自足的笑，深信沒有一个女人逃得过他的手掌。

那个穿燕尾服和斗篷的年輕人跨着羞怯而战栗的步子，直向远远地飄蕩着絢爛的斗篷的那边走去，靠近街灯时，斗篷閃出鮮艳的光輝，离开时，刹那間又被黑影吞沒了。他心里直扑通，

^① 佩罗琪諾(1446—1524)，著名的意大利画家。

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子。他不敢妄想那个飞往远方去的美人兒会对他垂加青睐，庇罗果夫中尉暗示过的那种非分之想，他就更是不敢奢望；可是他只想看一看那幢房子，要知道这位艳絕人寰的天仙住在什么地方，她看来一定是从天上降落到涅瓦大街，并且一定会飞往不可知的地方去的。他飞快地跑着，不时把長着灰色絡腮鬚子的体面的先生們从人行道上挤下来。这年輕人属于我們国内一个非常古怪的阶级，要說他是彼得堡的市民，那就如同說我們夢中見到的人物属于现实世界一样。在这个触目尽是官吏、商人或者德国工匠的城市里，这个独特的阶層是很不平常的。他是一个画家。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么？一个彼得堡的画家！积雪之国的画家，住有芬蘭人的国土的画家！——在那兒，一切都潮湿、平坦、單調、蒼白、灰色、霧气沉沉。这些画家完全不像傲慢而热情如同意大利天空一样的意大利画家；相反地，他們大部分都是些善良的、溫柔的人，害羞、乐天、悄悄地爱好着自己的艺术，喜欢跟二三友人在斗室里品茶，謙和地談論心爱的話題，不过問其他事情。他常常把一个老丐婆叫到家里来，讓她坐上整整六小时，为的是要把她寒酸的冷淡無情的面孔移植到画布上。他描画堆滿各种零七八碎的画具的房間的景色；由于时光和塵埃而染成咖啡色的石膏手脚、折断的画架、翻倒的調色板、彈吉他的友人、塗滿顏料的牆以及外面閃現着白茫茫的涅瓦河和穿紅襯衫的穷苦漁夫們的敞开的窗戶。他們笔下画出的一切，几乎总是帶着灰沉沉的渾濁的色彩，——这是北国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話虽如此，他們却兴高彩烈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們常常怀抱着真才实学，只要一陣意大利的新鮮的風吹到他們身上，才能就会自由、广闊而光輝地發展起来，像从房間里搬到清新的空气中来的花草一样。他們往往是很胆怯的；看見了

勛章和厚的肩章就着了慌，不由自主地要把作品減價賤賣。他們有時也愛打扮打扮，可是打扮起來，總顯得不順眼，倒像是打了個補釘似的。你有時看見他們在漂亮的燕尾服上披一件污迹狼籍的斗篷，在貴重的天鵝絨背心外面罩一件沾滿顏料的大禮服。同樣地，你有時也會看見在他們沒有畫完的風景畫上畫着一個倒立着的仙女，因為一時找不到別的地方，就在從前興致勃勃地畫過的一幅作品的髒污的背景上勾勒了這個形象。他從來不直望你的眼睛；如果要看你，那麼總是混濁而蒙眬地看一眼；他不用觀察家的鷹一般的眼睛或者騎兵軍官的隼一般的眸子來刺穿你。這是因為他在同時看到你的臉和放在他房間里的赫克利斯石膏像的臉的緣故；或者是因為他眼前浮動着他正想動筆的一幅圖畫的緣故。因此，他常常答非所問，有時甚至語無倫次，再加上腦子里亂七八糟的一大堆東西，就更是增加了他的懦弱。我們寫的这个年輕人，畫家庇斯卡辽夫，就正是屬於這一類型，怕羞、胆怯、可是心里埋藏着感情的火花，隨便什麼時候都會勃發成熊熊的火焰。他神秘地震顫着，緊跟着他驚為天仙的那個人物走去，奇怪自己會有这么大的胆子。強烈地吸引住他的眼睛、思想與感情的陌生女人，忽然回過頭來瞟了他一眼。天啊，多么美的臉蛋兒呀！白得耀眼的迷人的前額复盖着瑪瑙般美麗的头髮。奇妙的鬚髮卷成一圈一圈的，有一縷从帽子边上挂下來，碰着了在夜寒中染着輕微的鮮艷的紅暈的臉頰。嘴唇閉鎖在層層迷人的幻夢中。一切兒時回憶的殘痕，一切在明亮的聖灯前面帶來幻想和恬靜的靈感的東西，——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凝聚、匯合、反映在她柔和的嘴唇上。她看了庇斯卡辽夫一眼，被她這一瞧，他的心房跳動了起來；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看見有人厚顏無耻地在后面追逐，憤怒之情閃過她的臉上；可是在這張美麗

的臉上，即使怨憤也是令人銷魂的。他被羞辱和怯懦壓倒了，低下眼睛，停了下來；可是，怎麼能夠連她要去歇腳的神廟都還不知道，就把仙女輕輕地放過呢？這樣的念頭煩擾着年輕的夢想家，於是他又決心繼續追逐了。可是為了避免人的耳目，他離開得遠些，茫然地看着兩邊，眺望着招牌，同時卻把陌生女人的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裡。來往的行人稀少了，街上靜寂無聲；美人兒回頭顧盼了一下，他仿佛覺得她嘴唇上閃過了一絲微笑。他渾身直打哆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這是街燈用虛幻的光在她臉上描畫了近似微笑的綫條；不，這是他的幻想在嘲笑他自己！可是，他呼吸急促，他整個兒陷入一陣不可捉摸的顫栗，他的全部感情燃燒起來，眼前的一切籠罩在霧氣裡。人行道在他腳下飛馳，駕着連蹶帶跑的駿馬的轎車仿佛靜止不動了，橋拉長，在拱形的地方折斷，房屋倒立，崗亭迎面飛來，哨兵的戟連同金字招牌和招牌上畫着的剪刀，仿佛在他的眼睫毛上發亮。這一切，都是因為美目的一下顧盼，可愛的小腦袋的一下轉動啊。他什麼也不聽見，不看見，不注意，一個勁兒追隨着纖足的輕盈的蹤迹飛奔，竭力想收束隨着心的跳動而加速的腳步。有時候他心裡發生了疑問：她臉部的表情真是這樣善意的么，——這樣一想，他就停住了腳；可是，心的跳躍、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全部感情的騷動，又驅策他前進。他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一幢四層樓的樓房聳立在他面前，亮着燈光四排窗戶一齊盯住他，他不提防在門口的鐵欄杆上碰了一下。陌生女人沿着樓梯跑上去，回過頭來瞟了他一眼，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出暗號叫他跟上去。他的膝蓋直打哆嗦；感情、思想，燃燒了起來；一陣歡樂以令人不可忍受的迫力穿透了他的心。不，這不是空想！老天爺，這一瞬間包含着多少幸福！在這兩分鐘裡過着多么奇妙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不是在做夢么？只要巧目一盼，他就願意獻出整個生命，只要接近她的住家，他就認為是莫大的幸福的这个人——难道此刻对他一往情深的就是她么？他飞似的奔上楼去。他沒有任何一点俗念；他不是被塵世热情的火焰所燃燒，不，他在这一瞬間純正而貞潔，像緬怀着蒙朧的精神爱的要求的童貞男子一样。挑逗荒淫的人發生大胆妄念的东西，相反地，却只会使他更加聖化。美人兒对他所表示的信賴，在他心里喚起了騎士一样的严肃的誓願，喚起了一种准备赴湯蹈火去执行她的吩咐的誓願。他只希望这些吩咐越困难，越难于实现就越好，他就可以迸出全付力量去克服最大的困难。他相信，一定有什么秘密而重大的事情使这陌生女人非信賴他不可；她一定是要請他幫一个大忙，并且他已經覺得自己有力量和决心去完成任何事情。

樓梯迴旋着，他的迅速的幻想也跟着一起迴旋着。“留神点走呀！”响起了堅琴一般的声音，使他全身的血管充滿了新的顫動。在四層樓的黑暗的高处，陌生女人敲了一下門——門开了，他們一起走了进去。一个長得挺不坏的女人手里拿着蠟燭出来給他們開門，可是这样古怪而無耻地瞧着庇斯卡辽夫，使他不由得把眼睛低了下去。他們走到房間里去。分散在各个角落里的三个女人的姿影映进了他的眼帘。一个人在打紙牌；另外一个人坐在鋼琴前面用兩只指头彈一支不成腔調的古老的波蘭舞曲；第三个人坐在鏡子前面用梳子梳理長頭髮，看見陌生人进来，压根兒沒有打算停止梳妝。到处呈現出只有在單身汉無人照料的房間里才会有的煞風景的混乱状态。挺好的家具蓋滿塵埃；蜘蛛在有雕刻花紋的房頂上張着網；透过通往另一房間的沒有关严的門，可以看到一只扎有刺馬針的長統靴在發亮，制服的

花边泛着紅光；响亮的男人声音和女人的哄笑肆無忌憚地交响成一片。

老天爷，他走进什么地方来了！他起初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始更加仔细地察看摆在房間里的东西；可是赤裸的牆和不挂窗帘的窗并不显示出有一个細心照料的主妇的痕迹；这些可憐人的疲憊不堪的臉——有一个人几乎就坐在他面前，平靜地望着他，像望着別人衣服上的斑点一样，——这一切都告訴他，他走进了一个盤踞着浮华教养和首都人口过剩所产生的悲慘的淫乱的令人憎厭的魔窟。在这个魔窟里，人褻瀆地踐踏并嘲笑一切点綴生活的純潔神聖的东西，女人，世界之花，一切創造物中的王冠，变成了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存在，一切女性美，連同灵魂的潔淨，一齐失去了，丑惡地学会男人的神态和粗野大胆，不再是柔弱的、美丽的、和我們不同的人物。庇斯卡辽夫張大驚愕的眼睛把她从头到脚端詳着，仿佛还想知道，她是否就是那个迷惑了他，帶着他走过涅瓦大街的女人。可是她站在他面前，依旧那么可愛；她的头髮还是那么美丽；她的眼睛还是閃着天仙般的神采。她鮮艳活潑；她看来只有十七岁；可以看出她掉在火坑里还并不長久；他仍然不敢去摸一下她的臉，這兩片面頰是鮮嫩的，稍微染上一層紅暈——她長得真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几乎就要像先前一样地陶然忘情。可是美人兒再也受不住長时期的沉黙，意味深長地笑着，直对他的眼睛望着。这微笑充滿着可憐的無耻，在她臉上显得古怪而不相称，正像貪污的人表示虔誠，詩人拿着賬本一釋。——他战栗了。她張开可愛的小嘴，說了些什么話，但全是这样地愚蠢，这样地俗不可耐……仿佛一个人心灵不純潔，就把理性也失掉了。他再也听不下去。他像孩子一样的蠻直而可笑。不想利用